

文史资料

第七辑



文 史 资 料

第 七 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东 营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1994 年 6 月

目 录

旧地重游

——陪三位日本朋友访问黄河三角洲 … 符 浩(1)

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回忆

…………… 郭春波口述 刘中兴整理(22)

忆李人凤同志在渤海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

建设等工作片断 …………… 崔光炜 崔振华(39)

广博蒲工委和三边政府团结争取社会名流

抗日纪事 …………… 崔茂斋口述 朱青杰整理(49)

一曲人民战争的颂歌

——记抗战中的西南李 …………… 褚洪顺 李存秀(69)

发展经济 支援战争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忆战时广北县合作事业的发展 … 宋立言(83)

广饶盐业发展综述

…………… 宋致公 张广文 古培勇 郭之英(92)

广饶县供销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	常锡银(108)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印钞厂 侯荫南 刘敬石 王级三 李广仁(122)	
广饶农机事业发展概略	梅庆玲(126)
忆渤海区工商管理局	王政民(142)
革命战争时期垦利县工商管理 赵继良 李永乐(155)	
清河区税务工作片断	景 涛(165)
著名工商业家毕鸣岐	戴翮英 罗先哲(173)
延国符事略	延珍卿(183)
鲁青救济分署简介	王经伦(191)
渤海区接收救济物资经过	曲 溪(195)
龙口宝地 厚物载道 ——东营市成立记述	杨玉珍 张月锐(204)
黄河下游南展宽工程	史兴华(235)

旧地重游

——陪三位日本朋友访问黄河三角洲

符浩

去年（指1992年—编者）是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在这喜庆的时候，我们邀请三位日本老朋友来中国访问。他们除了去上海、杭州、桂林等地参观游览外，主要到山东各地，特别是在战争年月里我们曾一起战斗、同甘共苦时间较长的原山东渤海地区的后方根据地——八大组地区。

他们是松本嘉次郎、中野谦吉和青山耸先生。我与前两位相识是在1942年的春天；与青山初次见面，也只晚一年，算起来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在人生的旅途中是漫长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难忘的脚印，值得珍惜和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松木和中野时，他们两人都是山东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起到江苏东海县的桃林镇向敌军据点喊话。我们第二次见面是时隔一年后的1943年初冬，就在我们这次旧地重游的八大组。为了便于回

忆，我翻阅了当年的日记，现摘抄几段于下：

1943年10月24日 羊角沟外海上 晴

几天来，我懂得了船上的不少东西，什么叫桅、樯、蒿、老大、老二（大副、二副）和舵手等。水手们还告诉我许多海上的故事。亲眼看到了活生生的石决明和牡蛎。我坐在船头向远远的岸边了望，汪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大队长告诉我，我们的船队已进入安全区。这儿水浅，敌人的舰只来不了，小的快艇我们可以对付。我乘坐的是一艘较大的双桅渔船，我们海防大队队部就设在这艘船上。有一个班的兵力，船头还有一挺经过伪装的轻机枪。人们把这艘船称之为我们“海军”的“旗舰”，前后还有两艘张帆的“护卫舰”伴行。

下午，船队进入王河口（海边的河汊），约行二十多里路，船抛锚靠岸。我在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海军的基地吧。可茫茫荒野，荆条丛生，什么建筑也没有。我告别大队长和政委及全体同志，并感谢他们从寿光的白浪河口，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胜利地送我到达目的地。

上岸后，我兼程进发，约行五十里滩涂、沙丘小道，四周浑蒙蒙一片，没有树木，更看不到人家。大约午夜时分，到达有几处窝棚和茅草房的刘家屋子。

10月25日 八大组 晴

整整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我既感到兴奋又觉得疲劳，加之海上的两天，虽没有晕船，但却处在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中，也难以好好休息。所以，一觉睡到大天明。

早饭后，一位姓魏的同志带我到八大组鲁北日本人反战同盟驻地，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的赵克修干事（东北人，很精干，又懂日文）在这儿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工作。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新任科长，一见面就叫我科长，特别客气，但却有些拘谨，反使我觉得不好意思。

黄昏时，松木和中野从前方回来了，既惊奇又高兴，笑得合不拢嘴，说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我。他们中的“秀才”中野说，中国有句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这使我想起一早多前的中野沉默寡言，现在也能打趣说笑了。松木是我在滨海时的老战友，想起他初来时的顽固劲儿，怒气冲冲的，一脚把一挺新缴获的九二重机枪踏翻在地，还寻死寻活的，并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真叫人啼笑皆非。现在被推举为反战同盟鲁北支部长，谈笑风生，腰里还精着一把手枪，真有点派头。可见真理和政策的感召力：变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

我和焦玲同志与来访的三位日本朋友一起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那年冬天。他们随主力部队北上送行时，我们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再见，在新中国。”“再见，在日本。”此后，我们天各一方，但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继续奋斗！

三位日本朋友，在东北解放后，松木先行回国，中野和青山随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广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

战后，我们久别重逢是1977年的秋天。这时我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国大使，焦玲被任命为大使馆参赞。是年8月2日我们由北京飞往东京的途中还在谈论那一年于渤海惠民城与几位日本朋友分手时说过“再见，在日本”。我们和他们这一近乎梦想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没有料到，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几经曲折，我们到任两个多月后才有机会见面（笔者另有文记此事）。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聚会。三位日本朋友结伴也曾三次访华：第一次是应有关部门邀请来华友好访问；第二次是专程来华追悼老首长、抗战时期的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日人称之为慰灵祭；第三次就是这次，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同时也想借此机会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

朋友们每次访华都少不了来济南，他们对济南是熟

悉的。但济南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同全国一样，变化很大，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这次来适值5月上旬，正是“无边光景一时新”的季节。我们下榻于济南南郊千佛山下风景区新建的齐鲁宾馆，更觉增加了几分新意。

几天后，我们和朋友们乘汽车经淄博市到达博兴县城。松木还是日军时曾在此驻过防，欲寻旧迹，却一无所得。

博兴县城，新房、新街道，树木也多是新栽的。虽不象淄博市那样街道宽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对几位日本朋友来说，与50年前比真是面目全非，引起他们很大兴趣，拉我们一起照像留念。

下午，我们一行到达东营市，受到市领导亲切、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款待。三位日本朋友很兴奋，晚餐后，不顾大半天旅途的劳累，也忘记自己已是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不肯回房间休息。好象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稀有的文化层，对这儿的一切都感兴趣。问的人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回答的人却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有人找来东营市的区域图，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旧时的地名多已不复存在，或老改了新的名称，如垦利县政府所在地，那时还是一个小村庄；又如八大组，现在改为永安镇等。所以只好摊开地图，先找到八大组，当时在

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鲁北地区支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然后再找到周围的几个点：羊角沟、广饶县城、北镇（蒲台县城今已不存）、利津、沾化和义和庄……。三人在琢磨，在议论，突然发现辛镇，高兴地指着地图上的东营市，三人齐声说：对了，对了，1943年冬，日军大“扫荡”时，我们那天晚上摸出重围就是经过东营以东的荒草洼转移到小清河以南的。

接着，大家兴致越来越浓，把话题转到1943年初冬的敌人大“扫荡”上：致人动用26000人兵力，陆、海、空联合行动，称之为“拉网合围”、“梳篦战术”、“驻屯清剿”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妄图一举摧毁我清河区抗日根据地。三位日本朋友同我们一起经历了敌寇这次兵力最多、时间最长，也是最残酷的一次进攻。经过20多天反“扫荡”斗争，解放同盟的朋友们亲眼看到貌似强大的敌人遭到可耻的失败；亲身体验到军民鱼水情，亲密如一家；军区领导人杨国夫、景晓村、刘其人、袁也烈、徐彬洲等首长机智灵活、神出鬼没的战术；变敌包围我，为我包围敌；充分利用在总体上敌强我弱，在周部敌弱我强的优势。总之敌明我暗，我占天时、地利、人和；致则孤军作战，草本皆兵，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敌军侵占八大组后，缺水无电，一切供应都要从致占交通线和主要城市运来，还不断遭到我军游击队、武

工队和民兵的袭扰与破坏。身临其境的日本朋友深有体会，说对他们也是一场有血有肉的教育，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说这是课堂上和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家谈到这里，松本习惯地用拳头轻击自己的脑袋说，初来时顽固大大的，中野则连连点头表示同意。青山咧着嘴笑，想要说什么。松本接着说：“青山君也不例外，但数他进步最快。”这时焦玲在一旁插话，对着青山说：“我还记得1944年春节时，在联欢晚会上，你还登台演戏，在《上冬学》一戏中扮的是王二嫂。”这一回忆使一向寡言微笑、三人中数他年轻、年方70岁的青山终于开了口，说他不仅记得，还能背诵几句台词。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的丈夫前线杀敌人，托人捎来一封信，俺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苦处害死人！”青山的腔调和他那忸怩的表情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夜深了，大家尽兴而数。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八大组（永安镇），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因为我们都是战后第一次回到八大组，寻旧访新，探亲会友，“吊古战场”……。这儿是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们长达四年之久生活、学习、战斗过的地方，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总部所在地。这儿的坑坑洼洼，一草一本他们部熟悉，甚至连哪一口水井的咸味淡一些他们都知道。自从1977年冬我们

恢复联系后，几位日本朋友曾不只一次地说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同我们一起回八大组看看那里的乡亲们，看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之一——突飞猛进的黄河三角洲。

我们先来到新的抗日纪念碑前，使我们顿时想起1943年夏修建的清河区抗日烈士陵园，遭到当年冬天敌人大“扫荡”时的彻底破坏。我们在纪念碑前伫立、默哀，多少烈士的面孔在我们的脑际浮现，热泪不禁夺眶而下。当我们拭去泪痕，回头拟寻旧日驻地时，从街口迎面走来二位老人，一位是白发苍苍、年已84岁的理发员吴增禄老人，另一位是71岁的张继亭，当年的民兵队队长。他们紧紧握住日本朋友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高兴的脸上挂着泪水。我想，这比千言万语更能说明深如渤海、长似黄河的战斗情谊。我触景生情，吟哦了几句，书以赠几位日本朋友，以纪念旧地重游：

五十年前鏖战处，

重逢热泪意如山。

浩浩春风暖大地，

迢迢陆海心相连。

走遍了全镇，但却没有发现旧日的残垣断壁，几位日本朋友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连摄影留念的遗迹也找不到。正在这时，旁边的一位老人拍拍脑袋，眉头一皱说：“过去北海银行的门墙还在。”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院

落，指着院墙上用青砖砌的门拱，原来的门洞已经填满泥块，如不留心是不容易发现的，也很少有人知道是50年前的遗迹了。几位日本朋友经老人一说，又亲自一看，才知道我们现在是来到当年八大组的什么方位。这也许是我们这次八大组之行的最有意义的收获之一。我们遂和当地的几位老朋友、老战友以旧日门墙为背景合影留念。

离开八大组，告别老乡亲，我们在东营市领导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孤东油田。汽车在平直的公路上飞驰，沿途所见：抽油机林立，不断地点头弯腰，人们形象的称之为“磕头机”，四面八方，比比皆是；输油管道纵横交错，通向高大的储存油气的钢罐；沃野平畴，麦浪滚动，亦工亦农，别有天地。

我们来到孤东油田的东部边缘，登上防潮大堤，极目南北，数十里铜墙铁壁把日夜吼叫的潮水挡了回去。车行其上，陆海相间，十分壮观。

经介绍，我们才知道，孤东油田命名的由来。原来她位于当年我们远远望见，而没有到过的河口孤岛的以东，那时还是一片汪洋。大家都赞叹不已。50年来天翻地转，变化之大，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令人难以置信。

在我们返回的途中，路经胜利油田的指挥中心之一的仙河镇，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飞车而过，虽是

浮光掠影，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只有仙鹤栖息的沼泽，如今是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市镇。

我们约定中午到达利津县城休息并与县领导共进午餐。路经垦利县境内的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刺槐林区。据说周围数十里，面积 52000 亩。林深境幽，鸟语花香，蝶舞蜂忙，溪水漾漾，却又是另一番景象。沿路有来自湖北省的养蜂人，带着一箱箱蜜蜂到此采蜜。这使我们感到，这儿不仅成千台机器昼夜开动，百里麦田波光闪闪，还看到自然景观迷人的“世外桃源”。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没有想到。

利津县城，可以说新旧参半。县的党政领导用当地的特产，刀鱼、对虾、苦苦菜拌虾酱，以及佳酿白酒款待我们。这很适合日本朋友的口味，也引起我们对往日的回忆：1944 年初，我们俘虏了一名日军飞行员，年仅 21 岁，名叫山田敬马。他驾驶一架战斗机，由青岛基地起飞作练习飞行。因方向舵失灵，被迫降落于潍县以北海滨瓦城附近，被当地我民兵俘获。当送到军区时，他的一双手还包扎着。我问他手是怎样受伤的？山田说，被民兵包围后，他为了吓退民兵，就用随身带的刀锥，用力锥握在手里的机枪子弹的引火帽炸伤的，真是滑稽可笑。当我对山田讲述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日本士兵为日本军国主义、财阀、军阀卖命时，他很反感，就写了

“骂人不君子”几个汉字递给我。就是这个山田，在反战同盟的帮助下，觉悟较快。几个月后，当领导同意济南日军指挥部提出的如我放回山田，他们愿意放回被其捕去的我清河区公安局长李震和我临淄县长李铁峰等人。一切都谈妥了，二李已被挥到利津县城。敌人要二李联名写一封信给军区首长，以此要我们相信他们的诚意。并传话说，准备随时交换。

二李的信很简短，但其赤胆忠心跃然纸上。信的大意是：不知何故，敌人突然押送我们到利津，请组织和首长相信，我们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后来区党要还为二李被捕后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通报表扬。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却吃尽了苦头。

事到临头，我们才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同山田谈开，以为他会高兴的，但开始却被他严词拒绝，说我们把他往火坑里推。经过反复说服，并告诉他，是他在关东军的舅父托济南日军司令派人来说项的。他的回去还会换回我方的几位重要干部，这也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时，山田才勉强同意。

后来，青山君告诉我，他一回到日本，就到山田的家乡长野县去探望，可悲的事实使他大失所望。原来山田被送回国后，经过“洗脑筋”，又被派到马来西亚前线，据山田的叔父说，不久就阵亡了。

抗战期间，有关利津和垦利的故事一长串。上面我已谈了山田敬马换二李的概要，下面再谈几句捉放竹田大尉的故事：1944年的8月中旬，我军一举扫清了利津城外围的几个伪军据点，守敌被我全歼。这时我军兵临城下，敌伪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身为伪利津县顾问并兼任伪华北治安军二十七团教导官的竹田大尉，却躲在北平享福作乐。据竹田告诉我，他知道利津危在旦夕，不愿意回来，可上级限令他立即回利津，否则以失职论处。由此看来，他是硬着头皮，冒死道回利津的。果然不出所料：竹田乘坐一辆大卡车，由全副武装的五名伪军护送，车上还架着一挺显眼的旧式水压重机枪，表面上装得威风凛凛，实则胆战心惊。当竹田的坐车由济南行至博（兴）蒲（台）公路中段时，中了我博兴县一区区中队的埋伏，竹田大尉和伪军被我全部活捉。竹田大尉被送到军区，他的头上还裹着绷带。我问他是怎么负伤的？竹田两眼瞪着我说：“你们口口声声说优待俘虏，但做的跟说的不一样。”竹田没有等我问个明白，接着指着他的头说：“这是我被俘后，被你们打伤的。”旁边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连忙解释：竹田讲的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应具体分析。战斗结束后，回到根据地，天色已晚，在村外一个场院里暂息，也好找点水喝。就是在这时，村里人传开了：区中队活捉了一个鬼子“太

君”，都来场院里围着看。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还不到学龄的儿童，捡起一块瓦片，悄悄地挤进人群，猛的向竹田的头部扔去，还真准，就这样打伤的。同时，由翻译翻译成日语给竹田听。竹田没有再发怒，低下头也再没有说什么。随后，我说，这件事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很值得你深思，为什么一个三尺孩童对日本侵略者如此仇恨？竹田面无表情，也一言不发。我安排他好好休息几天，把伤养好。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过几天我们再谈。

竹田大尉年近 60 岁，是个老军务，说句不好听的是个老兵油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中混了一辈子，老子世故，不象其他日军官兵，俘虏后那么顽面。经反战同盟的朋友进行工作，竹田主动要求参加该组织。反战同盟鲁北支部考虑到竹田才来不久，又是个军官，对他的要求表示欢迎，希望他继续努力，相信会达到目的的。就达样被拒之门外。后来，经与反战同盟反复研究，权衡利弊，以及竹田的思想情况，认为放他回去会在日军下层军官中产生好的影响，就决定送他回去。

当我们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一起为竹田饯行时，他表现得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喝了几杯酒后，涨红着脸，说他回去吉凶难卜，不禁潸然泪下。

松木、中野、青山他们都说始终没有打听到竹田的